

文 學 叢 刊

牛 車 上

蕭 紅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牛車上

蕭紅

有版權

實價三角五分

牛車上

蕭紅作

發行

林文吳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西路總豐里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五十六冊

鹽的故事	野鳥集	生人妻	牛車上	苦難	憎恨	砂丁	夢之谷
寒先艾短篇	蘆焚短篇	羅淑短篇	蕭紅短篇	沙汀短篇	端木蕻良短篇	巴金中篇	蕭乾長篇
無題草	原野	竹刀	刻意集	十月十五日	兒童節	草原上	遠天的冰雪
曹葆華詩集	曹禺劇本	陸蠡散文	何其芳散文	蕭軍散文	羅洪短篇	劉白羽短篇	靳以短篇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二十九年四月再版

目 錄

牛車上·····	一
家族以外的人·····	二一
紅的菓園·····	八七
孤獨的生活·····	九三
王四的故事·····	九九

牛車上

金花菜在三月的末梢就開遍了溪邊。我們的車子在朝陽裏，帆着山下的紅綠顏色的小草，走出了外祖父的村梢。

車夫是遠族上的舅父，他打着鞭子，但那不是打在牛的背上，只是鞭梢在空中繞來繞去。

「想睡了嗎？車剛走出村子呢！喝點梅子湯吧！等過了前面的那道溪水再睡。」外祖父家的女用人，是到城裏去看她的兒子的。

「什麼溪水，剛才不是過的嗎？」從外祖父家帶回來的黃貓也好像要在我的膝頭上睡覺了。

「後塘溪。」她說。

『什麼後塘溪』我並沒有注意她，因為外祖父家留在我們的後面什麼也看不見了，只有村梢上廟堂前的紅旗杆還露着兩個金頂。

『喝一盃梅子湯吧，提一提精神。』她已經端了一盃深黃色的梅子湯在手裏，一邊又去蓋着瓶口。

『我不提，提什麼精神，你自己提吧！』

他們都笑了起來，車夫立刻把鞭子抽響了一下。

『你這姑娘……玩皮，巧舌頭……我……我……』他從車轆轉過身來，伸手要抓我的頭髮。

我縮着肩頭跑到車尾上去。村裏的孩子沒有不怕他的，說他當過兵，說他捏人的耳朵也很痛。

五雲嫂下車去給我採了這樣的花，又採了那樣的花，曠野上的風吹得更強些，所以她的頭巾好像是在飄着。因為鄉村留給我尚沒有忘却的記憶，我時時把她的

頭巾看成烏鴉或是鵲雀。她幾乎是跳着，幾乎和孩子一樣。回到車上，她就唱着各種花朵的名字，我從來沒看到過她像這樣放肆一般地歡喜。

車夫也在前面哼着低粗的聲音，但那分不清是什麼詞句。那短小的煙管順着風時時送着煙氛，我們的路途剛一開始，希望和期待都還離得很遠。

我終於睡了，不知是過了後塘溪，是什麼地方，我醒過一次，模模糊糊的好像那管鴨的孩子仍和我打着招呼，也看到了坐在牛背上的小根和我告別的情景……也好像外祖父拉住我的手又在說：「回家告訴你爺爺，秋涼的時候讓他來鄉下走走……你就說你老爺醃的鷓鴣和頂好的高粱酒等着他來一塊喝呢……你就說我動不了，若不然，這兩年，我總也去……」

喚醒我的不是什麼人，而是那空空響的車輪。我醒來，第一下看到的是那黃牛自己走在大道上，車夫並不坐在車轅。在我尋找的時候，他被我發現在車尾上，手上的鞭子被他的煙管代替着，左手不住的在擦着下顎，他的眼睛順着地平綫望着遠

闊的遠方。

我尋找黃貓的時候，黃貓坐到五雲嫂的膝頭上去了，並且她還撫摸貓的尾巴。我看看她的藍布頭巾已經蓋過了眉頭，鼻子上顯明的繻紋因為挂了塵土，更顯明起來。

他們並沒有注意到我的醒轉。

「到第三年他就不來信啦！你們這當兵的人……」

我就問他：「你丈夫也是當兵的嗎？」

趕車的舅舅，抓了我的辮髮，把我向後拉了一下。

「那麼以後……就總也沒有信來？」他問她。

「你聽我說呀！八月節剛過……可記不得那一年啦，吃完了早飯，我就在門前喂豬，一邊哼吟的敲着槽子，一邊嗚嗚嗚嗚的叫着豬……那裏聽得着呢？南村王家的二姑娘喊着：「五雲嫂，五雲嫂……」一邊跑着一邊喊：「我娘說，許是五雲哥給

你捎來的信！真是，在我眼前的真是一封信，等我把信拿到手哇！看看……我不知爲什麼就止不住心酸起來……他還活着嗎！他……眼淚就掉在那紅籤條上，我就用手去擦，一擦這紅圈子就印到白的上面去。把豬食就丟在院心……進屋換了件乾淨衣裳。我就趕緊跑，跑到南村的學房見了學房的先生，我一面笑着就一面流着眼淚……我說：「是外頭人來的信，請先生看看……一年來的沒來過一個字。」學房先生接到手裏一看，就說不是我的。那信我就丟在學房裏跑回來啦……豬也沒有喂，雞也沒有上架，我就躺在坑上啦……好幾天，我像失了魂似的。」

「從此就沒有來信？」

「沒有。」她打開了梅子湯的瓶口，喝了一盃，又喝一盃。

「你們這當兵的人，只說三年二載……可是回來……回來個什麼呢！回來個

魂靈給人看看吧……」

「什麼？」車夫說：「莫不是陣亡在外嗎……」

「是，就算吧！音信皆無過了一年多。」

「是陣亡？」車夫從車上跳下去，拿了鞭子，在空中抽了兩下，似乎是什麼爆裂的聲音。

「還問什麼……這當兵的人真是凶多吉少。」她摺縐的嘴唇好像撕裂了的綢片似的，顯着輕浮和單薄。

車子一過黃村，太陽就開始斜了下去，青青的麥田上飛着鶻雀。

「五雲哥陣亡的時候，你哭嗎？」我一面捉弄着黃貓的尾巴，一面看着她。但她沒有睬我，自己在整理着頭巾。

等車夫顛跳着來在了車尾，扶了車欄，他一跳就坐在了車轅，在他沒有抽煙之前，他的厚嘴唇好像關緊了的瓶口似的嚴密。

五雲嫂的說話，好像落着小雨似的，我又順着車欄睡下了。

等我再醒來，車子停在一個小村頭的井口邊，牛在飲着水，五雲嫂也許是哭過，

她陷下的眼睛高起了，並且眼角的縐紋也張開來。車夫從井口攪了一桶水提到車子旁邊：

「不喝點嗎？清涼清涼……」

「不喝。」她說。

「喝點吧，不喝就是用涼水洗洗臉也是好的。」他從腰帶上取下手巾來，浸了浸水：「揩一揩！塵土迷了眼睛……」

當兵的人，怎麼也會替人拿手巾？我感到了驚奇。我知道的當兵的人就會打仗，就會打女人，就會捏孩子們的耳朵。

「那年冬天，我去趕年市……我到城裏去賣豬鬃，我在年市上喊着：『好硬的豬鬃來……好長的豬鬃來……』」後一年，我好像把他爹忘下啦……心上也牽掛……想想那沒有個好，這些年，人還會活着！到秋天，我也到田上去割高粱，看我這手，也吃過氣力……春天就帶着孩子去做長工，兩個月三個月的就把家拆了。冬天

又把家歸攏起來。什麼牛毛啦……豬毛啦……還有些收拾來的烏雀的毛。冬天就在家裏收拾，收拾乾淨啦呀……就選一個暖和的天氣進城去賣。若有順便進城去的車呢！把秃子也就帶着……那一次沒有帶秃子。偏偏天氣又不好，天天下清雪，年市上不怎麼熱鬧；沒有幾網豬鬃也總賣不完。一早就蹲在市上，一直蹲到太陽偏西。在十字街口，一家大買賣的牆頭上貼着一張大紙，人們來來往往的在那裏看，像是從一早那張紙就貼出來了！也許是晌午貼的……有的還一邊看，一邊唸出來幾句。我不懂得那一套……人們說是「告示，告示」可是告的什麼，我也不懂那一套……「告示」倒知道是官家的事情，與我們做小民的有什麼長短！可不知爲什麼看的人就那麼多……聽說麼，是捉逃兵的「告示」……又聽說麼……又聽說麼……幾天就要送到縣城來槍斃……」

「那一年民國十年槍斃逃兵二十多個的那回事嗎？」車夫把捲起的衣袖在下意識裏把牠放下來，又用手掃着下顎。

「我不知道那叫什麼年……反正槍斃不槍斃與我何干，反正我的豬鬃賣不完就不走運氣……」她把手掌互相擦了一會，猛然像是拍着蚊蟲似的，憑空打了一下：

「有人唸着逃兵的名字……我看着那穿黑馬褂的人……我就說：「你再唸一遍」起先豬毛還拿在我的手上……我聽到了姜五雲姜五雲的，好像那名字響了好幾遍……我過了一些時候才想要嘔吐……喉管裏像有什麼腥氣的東西噴上來，我想嚙下去……又嚙不下去……眼睛冒着火苗……那些看「告示」的人往上擠着，我就退在了旁邊，我再上前去看看，腿就不做主啦！看「告示」的人越多，我就退下來了！越退越遠啦……」

她的前額和鼻頭都流下汗來。

「跟了車，回到鄉裏，就快半夜了。一下車的時候，我才想起了豬毛……那裏還記得起豬毛……耳朵和兩張木片似的啦……包頭巾也許是掉在路上，也許是掉

在城裏……」

她把頭巾掀起來，兩個耳朵的下梢完全丟失了。

「看看，這是當兵的老婆……」

這回她把頭巾束得更緊了一些，所以隨着她的講話那頭巾的角部也起着小的跳動。

「五雲倒還活着，我就想看看他，也算夫婦一回……」

「……二月裏，我就捎着禿子，今天進城，明天進城……」「告示」聽說又貼過了幾回，我不去看那玩藝兒，我到衙門去問，他們說：「這裏不管這事。」讓我到兵營裏去……我從小就怕見官……鄉下孩子，沒有見過。那些帶刀掛槍的，我一看到就發顫……去罷！反正他們也不是見人就殺……後來常常去問，也就不怕了。反正一家三口，已經有一口拿在他們的手心裏……他們告訴我，逃兵還沒有送過來。我說什麼時候才送過來呢？他們說：「再過一個月吧！」……等我一回到鄉下就聽說逃

兵已從什麼縣城那是什麼縣城？到今天我也記不住那是什麼縣城……就是聽說送過來啦就是啦……都說若不快點去看，人可就沒有了。我再攆着禿子，再進城……去問問兵營的人說：「好心急，你還要問個百八十回。不知道，也許就不送過來的。」……有一天，我看着一個大官，坐着馬車，釘東釘東的響着鈴子，從營房走出來了……我把禿子放在地上，我就跑過去，正好馬車是向着這邊來的，我就跪下了，也不怕馬蹄就踏在我的頭上。

「大老爺，我的丈夫……姜五……」我還沒有說出來，就覺得肩膀上很沉重……那趕馬車的把我往後面推倒了，好像跌了交似的我爬在道邊去。只看到那趕馬車的也戴着兵帽子。

「我站起來，把禿子又攆在背上……營房的前邊，就是一條河，一個下半天都在河邊上看着河水。有些釣魚的，也有些洗衣裳的。遠一點，在那河灣上，那水就深了，看着那浪頭一排排的從眼前過去。不知道幾百條浪頭都坐着看過去了。我想把禿

子放在河邊上，我一跳就下去吧！留他一條小命，他一哭就會有人把他收了去。

「我拍着那小胸脯，我好像說：『禿兒，睡吧。』我還摸摸那圓圓的耳朵，那孩子的耳朵，真是長得肥滿，和他爹的一模一樣，一看到那孩子的耳朵，就看到他爹了。」

她爲了讚美而笑了笑。

「我又拍着那小胸脯，我又說：『睡吧！禿兒。』我想起了，我還有幾吊錢，也放在孩子的胸脯裏吧！正在伸，伸手去放……放的時節……孩子睜開眼睛了……又加上一隻風船轉過河灣來，船上的孩子喊媽的聲音我一聽到，我就從沙灘上面……把禿子抱抱在……懷裏了……」

她用包頭巾像是緊了緊她的喉嚨，隨着她的手，眼淚就流了下來。

『還是……還是背着他回家吧！那怕討飯，也是有個親娘……親娘的好……』
那藍色頭巾的角部，也隨着她的下顎顫抖了起來。

我們車子的前面正過着一堆羊羣，放羊的孩子口裏響着用柳條做成的叫子，

野地在斜過去的太陽裏邊分不出什麼是花，什麼是草了！只是混混黃黃的一片。

車夫跟着車子走在旁邊，把鞭梢在地上蕩起着一條條的煙塵。

「……一直到五月，營房的人才說：『就要來的，就要來的。』」

「……五月的末梢，一隻大輪船就停在了營房門前的河沿上。不知怎麼這樣多的人比七月十五看河燈的人還多……」

她的兩隻袖子在招搖着。

「逃兵的家屬，站在右邊……我也站過去，走過一個帶兵帽子的人，還每人給掛了一張牌子……誰知道，我也不認識那字……」

「要搭跳板的時候，就來了一羣兵隊，把我們這些掛牌子的……就圈了起來……」

「離開河沿遠點，遠點……」他們用槍把手把我們趕到離開那輪船有三四丈遠……站在我旁邊的，一個白鬍子的老頭，他一隻手下提着一個包裹，我問他：「老伯，爲啥還帶來這東西？」……「哼！不……我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姪子……一人一

包……回陰朝地府，不穿潔淨衣裳是不上高的……」

「跳板搭起來了……一看跳板搭起來就有哭的……我是不哭，我把脚跟立得穩穩當當的，眼睛往船上看着……可是，總不見出來……過了一會，一個兵官，跨着洋刀，手扶着欄杆說：「讓家屬們再往後退退……就要下船……」聽着噶嘮一聲，那些兵隊又用槍把手把我們向後趕了過去，一直趕上了道旁的豆田，我們就站在豆秧上，跳板又呼隆隆的搭起了一塊……走下來了，一個兵官領頭……那腳鐐子，嘩拉嘩拉的……我還記得，第一個還是個小矮個……走下來五六個啦……沒有一個像禿子他爹寬寬肩膀的，是真的，很難看……兩條胳膊直伸伸的……我看了半天工夫才看出手上都是帶了銹子的。旁邊的人越哭，我就格外更安靜。我只把眼睛看着那跳板……我要問問他爹「爲啥當兵不好好當，要當逃兵……你看看，你的兒子，對得起嗎？」

「二十來個，我不知道那個是他爹，遠看都是那麼個樣兒。一個青年的媳婦

……還穿了件綠衣裳，發瘋了似的，穿開了兵隊搶過去了……當兵的那肯叫她過去……就把她抓回來，她就在地上打滾，她喊：「當了兵還不到三個月呀……還不到……」兩個兵隊的人，就把她抬回來，那頭髮都披散開啦。又過了一袋煙的工夫，才把我們這些掛牌子的人帶過去……越走越近了，越近也就越看不清那個是禿子他爹……眼睛起了白濛……又加上別人都嗚嗚啾啾的，哭得我多少也有點心慌……

「還有的嘴上抽着煙捲，還有的罵着……就是笑的也有。當兵的這種人……不怪說，當兵的不惜命……」

「我看看，真是沒有禿子他爹，哼！這可怪事……我一回身就把一個兵官的皮帶抓住：「姜五雲呢？」「他是你的什麼人？」「是我的丈夫。」我把禿子可就放在地上啦……放在地上那不做美的就哭起來，我拍的一聲，給禿子一個嘴巴……接着我就打了那兵官：「你們把人消滅到什麼地方去啦？」

「好的……好傢伙……夠朋友……」那些逃兵們就連起聲來，蹣跚着脚，喊。兵官看這情形，趕快叫當兵的把我拖開啦……他們說：「不只姜五雲一個人，還有兩個沒有送過來，明後天，下一班船就送來……逃兵裏他們三個是頭目。」

「我背着孩子就離開了河沿，我就掛着牌子走下去了，我一路走，一路兩條腿發顫。奔來看熱鬧的人滿街滿道啦……我走過了營房的背後，兵營的牆根下坐着那提着兩個包裹的老頭，他的包裹只剩了一個。我說：「老伯，你的兒子也沒來嗎？」我一問他，他就把背脊弓了起來，用手把鬍子放在嘴唇上，咬着鬍子就哭啦！」

「他還說：「因為是頭目，就當地正法了咧！」當時我還不知道這「正法」是什麼……」

她再說下去，那是完全不相接連的話頭。

「又過三年，禿子八歲的那年，把他送進了豆腐房……就是這樣：一年我來看他兩回。二年回家一趟……回來也就是十天半月的……」

車夫離開車子，在小毛道上走着，兩隻手放在背後，太陽從橫面把他拖成一條長影，他每走一步，那影子就分成了一個叉形。

「我也有家小……」他的話從嘴唇上流了下來似的，好像他對着曠野說的一般。

「喲！」五雲嫂把頭巾放鬆了些。

「什麼！」她鼻子上的摺縐糾動了一些時候：「可是真的……兵不當啦也不回家……」

「哼！回家就揩着兩條腿回家！」車夫把肥厚的手揩扭着自己的鼻子笑了。

「這幾年，還沒多少賺幾個？」

「都是想賺幾個呀！才當逃兵去啦！」他把腰帶更束緊了一些。

我加了一件綿衣，五雲嫂披了一張毯子。

「噯！還有三里路……這若是套的馬……噯！一頓搭就到啦！牛就不行，這牲口

性子沒緊沒慢，上陣打仗，牛就不行……」車夫從草包取出綿襖來，那綿襖順着風飛着草末，他就穿上了。

黃昏的風，却是和二月裏的一樣。車夫在車尾上打開了外祖父給祖父帶來的酒罈。

『喝吧！半路開酒罈，窮人好賭錢……喝上兩盃……』他喝了幾盃之後，把胸膛就完全露在外面。他一面嚼嚼着肉乾，一邊嘴上起着泡沫。風從他的嘴邊走過時，他唇上的泡沫也宏大了一些。

我們將奔到的那座城，在一種灰色的氣候裏，只能夠辨別那不是曠野，也不是山崗，又不是海邊，又不是樹林……

車子越往前進，城座看來越退越遠。臉孔和手上，都有一種黏黏的感覺……再往前看。連道路也看不到盡頭……

車夫收拾了酒罈，拾起了鞭子……這時候，牛角也模糊了去。

「你從出來就沒回過家？家也不來信？」五雲嫂的問話，車夫一定沒有聽到，他打着口哨，招呼着牛。後來他跳下車去，跟着牛在前面走着。

對面走過一輛空車，車轅上掛着紅色的燈籠。

「大霧！」

「好大的霧！」車夫彼此招呼着。

「三月裏大霧……不是兵災，就是荒年……」

兩個車子又過去了。

一九三六年。

家族以外的人

我蹲在樹上，漸漸有點害怕，太陽也落下去了；樹葉的聲響也唼唼的了；牆外街上走着的行人也都和影子似的黑叢叢的；院裏房屋的門窗變成黑洞了。並且野貓在我旁邊的牆頭上跑着叫着。

我從樹上溜下來，雖然後門是開着的，但我不敢進去，我要看看母親睡了還是沒有睡？還沒經過她的窗口，我就聽到了蓆子的聲音：

『小死鬼……你還敢回來！』

我折回去，就順着廂房的牆根又溜走了。

在院心空場上的草叢裏邊站了一些時候，連自己也沒有注意到我是折碎了一些草葉咬在嘴裏。白天那些所熟識的蟲子，也都停止了鳴叫；在夜裏叫的是另外

一些蟲子牠們的聲音沉靜，清脆而悠長。那埋着我的高草，和我的頭頂一平，它們平滑，它們在我的耳邊唱着那麼微細的小歌，使我不能相信倒是聽到還是沒有聽到。

「去吧……去……跳跳攢攢的……誰喜歡你……」

有二伯回來了，那喊狗的聲音一直繼續到廂房的那面。

我聽到有二伯那拍響着的失掉了後跟的鞋子的聲音，又聽到廂房門扇的響聲。

「媽睡了沒睡呢？」我推着草葉，走出了草叢。

有二伯住着的廂房，紙窗好像閃着火光似的明亮。我推開門，就站在門口。

「還沒睡？」

我說：「沒睡。」

他在灶口燒着火，火叉的尖端插着玉米。

「你還沒有吃飯？」我問他。

『吃什……麼……飯誰給留飯！』

我說：『我也沒吃呢！』

『不吃，怎麼不吃？你是家裏人哪……』他的脖子比平日喝過酒之後更紅，並且那脈管和那正在燒着的小樹枝差不多。

『去吧……睡睡……覺去吧！』好像不是對我說似的。

『我也沒吃飯呢！』我看着已經開始發黃的玉米。

『不吃飯，幹什麼來的……』

『我媽打我……』

『打你！爲什麼打你？』

孩子的心上所感到的溫暖是和大人不同的，我要哭了，我看着他嘴角上流下來的笑痕。只有他才是偏着我這方面的人，他比媽媽還好。立刻我後悔起來，我覺得我的手在他身旁抓起一些柴草來，抓得很緊，並且許多時候沒有把手鬆開，我的眼

睛不敢再看到他的臉上去，只看到他腰帶的地方和那腳邊的火堆。我想說：

「二伯……再下雨時我不說你「下雨冒泡，王八戴草帽」啦……」

「你媽打你……我看該打……」

「怎麼……」我說「你看……她不讓我吃飯！」

「不讓你吃飯……你這孩子也太好去啦……」

「你看，我在樹上蹲着，她拿火叉子往下叉我……你看……把胳膊都給叉破皮啦……」我把手裏的柴草放下，一隻手捲着袖子給他看。

「又破皮……爲啥叉的呢……還有個緣由沒有呢？」

「因爲拿了饅頭。」

「還說呢……有出息！我沒見過七八歲的姑娘還偷東西……還從家裏偷東西往外邊送！」他把玉米從叉子上拔下來了。

火堆仍沒有滅，他的鬍子在玉米上，我看得很清楚是掃來掃去的。

「就拿三個……沒多拿……」

「嗯！」把眼睛斜着看我一下，想要說什麼，但又沒有說。只是鬍子在玉米上像小刷子似的來往着。

「我也沒吃飯呢！」我咬着指甲。

「不吃……你願意不吃……你是家裏人！」好像拋給狗吃的東西一樣，他把半段玉米打在我的腳上。

有一天，我看到母親的頭髮在枕頭上已經蓬亂起來，我知道她是睡熟了，我就從木格子下面提着雞蛋筐子跑了。

那些隣居家的孩子就在後院的空磨房裏邊。我順着牆根走了回來的時候，安全，毫沒有意外，我輕輕的招呼他們一聲，他們就從窗口把籃子提了進去，其中有一個比我們大一些的叫他小哥哥的，他一看見雞蛋就抬一抬肩膀，伸一下舌頭。小啞巴姑娘，她還爲了特殊的得意啊啊了兩聲。

「噯！小點聲……花姐她媽剝她的皮呀……」

把窗子關了，就在碾盤上開始燒起火來，樹枝和乾草的煙圍蒸騰了起來；老鼠在碾盤底下跑來跑去；風車站在牆角的地方，那大輪子上邊蓋着蛛網，羅櫃旁邊餘留下來的穀類的粉末，那上面掛着許多種類蟲子的皮殼。

「咱們來分分吧……一人幾個，自家燒自家的。」

火燭旺盛起來了，伙伴們的臉孔，完全照紅了。

「燒吧！放上去吧……一人三個……」

「可是多一個給誰呢？」

「給啞巴吧！」

她接過去，啊啊的。

「小點聲，別吵！別把到肚的東西吵靡啦。」

「多吃一個雞蛋……下回別用手指畫着罵人啦！啊啞巴！」

蛋皮開始發黃的時候，我們爲着這心上的滿足，幾乎要冒險叫喊了。

『唉呀！快要吃啦！』

『預備着吧，說熟就快的……』

『我的雞蛋比你們的全大……像個大鴨蛋……』

『別叫……別叫。花姐她媽這半天一定睡醒啦……』

窗外有哽哽的聲音，我們知道是大白狗在扒着牆皮的泥土。但同時似乎聽到了母親的聲音。

母親終於在叫我了！雞蛋開始爆裂的時候，母親的喊聲也在尖利的刺着紙窗了。

等她停止了喊聲，我才慢慢從窗子跳出去，我走得很慢，好像沒有睡醒的樣子，等我站到她面前的那一刻，無論如何再也壓制不住那種心跳。

『媽！我幹什麼？』我一定慘白了臉。

「等一會……」她回身去找什麼東西的樣子。

我想她一定去拿什麼東西來打我，我想要逃，但我又強制着忍耐了一刻。

「去把這孩子也帶去玩……」把小妹妹放在我的懷中。

我幾乎要抱不動她了，我流了汗。

「去吧！還站在這幹什麼……」其實磨房的聲音，一點也傳不到母親這裏來，她到鏡子前面去梳她的頭髮。

我繞了一個圈子，在磨房的前面，那鎖着的門邊告訴了他們：

「沒有事……不要緊……媽什麼也不知道。」

我離開那門前，走了幾步，就有一種異樣的香味撲了來，並且飄滿了院子。我把小妹妹放在炕上，這種氣味就滿屋都是了。

「這是誰家炒鷄蛋，炒得這樣香……」母親很高的鼻子在鏡子裏使我有點害怕。

『不是炒雞蛋……明明是燒的哈這蛋皮味誰家……呆老婆燒雞蛋……五里香。』

『許是吳大嬸她們家？』我說這話的時候，隔着菜園子看到磨房的窗口冒着煙。

等我跑回了磨房，火完全滅了。我站在他們當中，他們幾乎是摸着我的頭髮。

『我媽說誰家燒雞蛋呢？誰家燒雞蛋呢？我就告訴她，許是吳大嬸她們家。哈這』
是吳大嬸？這是一羣小鬼……』

我們就開朗的笑着。站在碾盤上往下跳着，甚至於多事起來，他們就在磨房裏捉耗子。因為我告訴他們，我媽抱着小妹妹出去串門去了。

『什麼人啊！』我們知道是有二伯在敲着窗櫺。

『要進來，你就爬上來！還招呼什麼？』我們之中有人回答他。
起初，他什麼也沒有看到，他站在窗口，擺着手。後來他說：

「看吧！」他把鼻子用力抽了兩下：「一定有點故事……那來的這種氣味？」

他開始爬到窗台上而來，他那短小健康的身子從窗台跳進來時，好像一張磨盤滾了下來似的，土地發着響。他圍着磨盤走了兩圈。他上唇的紅色的小鬚爲着鼻子時時抽動的緣故，像是一條秋天裏的毛蟲在他的唇上不住的滾動。

「你們燒火嗎？看這碾盤上的灰……花子……這又是你領頭！我要不告訴你媽的……整天家領一羣野孩子來作禍……」他要爬上窗口去了，可是他看到了那隻筐子：「這是什麼人提出來的呢？這不是咱家裝雞蛋的嗎？花子……你不定又偷了什麼東西……你媽沒看見！」

他提着筐子走的時候，我們還嘲笑着他的草帽。「像個小瓦盆……像個小水桶……」

但夜裏，我是挨打了。我伏在窗台上用舌尖舐着自己的眼淚。

「有二伯……有老虎……什麼東西……壞老頭子……」我一邊哭着一邊

咒詛着他。

但過不多久，我又把他忘記了，我和許多孩子們一道去抽開了他的腰帶，或是用杆子從後面掀掉了他的沒有邊沿的草帽。我們嘲笑他和嘲笑院心的大白狗一樣。

秋末：我們寂寞了一個長久的時間。

那些空房子裏充滿了冷風和黑暗；長在空場上的高草，乾敗了而倒了下來；房後菜園上的各種秧棵完全掛滿了白霜；老榆樹在牆根邊仍舊隨風搖擺牠那還沒有落完的葉子；天空是發灰色的，雲彩也失去了形狀，有時帶來了雨點，有時又帶來了細雪。

我爲着一種疲倦，也爲着一點新的發現，我登着箱子和櫃子，爬上了裝舊東西的屋子的棚頂。

那上面，黑暗，有一種完全不可知的感覺，我摸到了一個小木箱，來捧着它，來到

棚頂洞口的地方，借着洞口的光亮，看到木箱是鎖着一個發光的小鐵鎖，我把它在耳邊搖了搖，又用手掌拍一拍……那裏面冬郎冬郎的響着。

我很失望，因為我打不開這箱子，我又把它送了回去。於是我又往更深和更黑的角落處去探爬。因為我不能站起來走，這黑洞洞的地方一點也不規則，走在上面時時有跌倒的可能。所以在爬着的當兒，手指所觸到的東西，可以隨時把它們摸一摸。當我摸到了一個小琉璃罐，我又回到了亮光的地方……我該多麼高興，那裏面完全是黑棗，我一點也沒有再遲疑，就抱着這寶物下來了，脚尖剛接觸到那箱子的蓋頂，我又和小蛇一樣把自己落下去的身子縮了回來，我又在棚頂蹲了好些時候。

我有着二伯打開了就是我上來的時候登着的那個箱子。我看着他開了很久時候，他用牙齒咬着他手裏的那塊小東西……他歪着頭，咬得咯啦啦的發響，咬了之後又放在手裏扭着牠，而後又把牠觸到箱子上去試一試。最後一次那箱子上面的銅鎖發着彈響的時候，我才知道他扭着的是一斷鐵絲。他把帽子脫下來，把那塊

盤捲的小東西就壓在帽頂裏面。

他把箱子翻了好幾次：紅色的椅墊子，藍色粗布的繡花圍裙……女人的繡花鞋子……還有一團滾亂的花色的的線，在箱子底上還躺着一隻湛黃的銅酒壺。

後來他伸出那佈滿了筋絡的兩臂，震撼着那箱子。

我想他可不是把這箱子搬開！搬開我可怎麼下去？

他抱起好幾次，又放下好幾次，我幾乎要招呼住他。

等一會，他從身上解下腰帶來了，他彎下腰去，把腰帶橫在地上，一張一張的把椅墊子堆起來，壓到腰帶上去，而後打着結，椅墊子被束起來了。他喘着呼喘，試着去提一提。

他怎麼還不快點出去呢？我想到了啞巴，也想到了別人，好像他們就在我的眼前吃着這東西似的使我得意。

「啊哈……這些……這些都是油烏烏的黑棗……」

我要向他們說的話都已想好了。

同時這些棗在我的眼睛裏閃光，並且很滑，又好像已經在我的喉嚨裏上下的跳着。

他並沒有把箱子搬開，他是開始鎖着它。他把銅酒壺立在箱子的蓋上，而後他出去了。

我把身子用力去拖長，使兩個腳掌完全牢牢實實的踏到了箱子，因為過於用力抱着那琉璃罐，胸脯感到了發痛。

有二伯又走來了，他先提起門旁的椅墊子，而後又來拿箱蓋上的銅酒壺，等他
把銅酒壺壓在肚子上面，他才看到牆角站着的是我。

他立刻就笑了，我還從來沒有看到過他笑得這樣過分，把牙齒完全露在外面，
嘴唇像是缺少了一個邊。

『你不說麼？』他的頭頂站着無數很大的汗珠。

『說什麼……』

『不說，好孩子……』他拍着我的頭頂。

『那麼，你讓我把這個琉璃罐拿出去？』

『拿吧！』

他一點也沒有看到我，我另外又在門旁的筐子裏抓了五個饅頭跑了。

等母親說丟了東西的那天，我也站到她的旁邊去。

我說：『那我也不知道。』

『這可怪啦……明明是鎖着……可那兒來的鑰匙呢？』母親的尖尖的下顎

是向着家裏的別的人說的。後來那歪脖的年青的廚夫也說：

『哼！這是誰呢？』

我又說：『那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腦子上走着的，是有二伯怎樣用腰帶捆了那些椅墊子，怎樣把銅酒壺

壓在肚子上，並且那酒壺就貼着肉的。並且有二伯好像在我的身體裏邊咬着那鐵絲，啣啣的響着似的。我的耳朵一陣陣的發燒，我把眼睛閉了一會。可是一睜開眼睛，我就向着那敞開的箱子又說：

「那我也不知道。」

後來我竟說出了：『那我可沒看見。』

等母親找來一條鐵絲，試着怎樣可以做成鑰匙，她扭了一些時候，那鐵絲並沒有扭彎。

『不對的……要用牙咬，就這樣……一咬……再一扭……再一咬……』很危險，舌頭若一滑轉的時候，就要說了出來。我看見我的手已經在作着式子。

我開始把嘴唇咬得很緊，把手臂放在背後在看着他們。

「這可怪啦……這東西，又不是小東西……怎麼能從院子走得除？除非是晚上……可是晚上就是來賊也偷不出去的……」母親很尖的下顎使我害怕，他說

的時候，用手推了推旁邊的那張窗子：

「是啊！這東西是從前門走的，你們看……這窗子一夏就沒有打開過……你們看……這還是去年秋天糊的窗縫子。」

「別絆腳！過去……」她用手推着我。

她又把這屋子的四邊都看了看。

「不信……這東西去路也沒有幾條……我也能摸到一點邊……不信……看着吧……這也不行啦。春天丟了一個銅火鍋……說是放忘了地方啦……說是慢慢找，又是……也許借出去啦！那有那麼一回事……早還了輸贏賬啦……當他家裏人看待……還說不拿他當家裏人看待，好哇……慢慢把房樑也拆走啦……」

「啊……啊！」那廚夫抓住了自己的圍裙，擦着嘴角。那歪了的脖子和一根蠟籤似的，好像就要折斷下來。

母親和別人完全走完了時，他還站在那個地方。

晚飯的桌上，廚夫問着有二伯：

『都說你不吃羊肉，那麼羊腸你吃不吃呢？』

『羊腸也是不能吃。』他看着他自己的飯碗說。

『我說，有二爺，這炒辣椒裏邊，可就有一段羊腸，我可告訴你！』

『怎麼早不說，這……這……這……』他把筷子放下來，他運動着又要紅起

來的頸頸，把頭掉轉過去，轉得很慢，看起來就和用手去轉動一隻瓦盆那樣遲滯。

『有二是個粗人，一輩子……什麼都吃……就……是……不吃……這……』

羊……身上……的……不戴……羊……皮帽……子……不穿……羊……皮

……衣裳……』他一個字一個字平板的說下去：

『下回……他說……楊安……你炒什麼……不管菜湯裏頭……若有那羊

身上的呀……先告訴我一聲……有二不是那嘴饞的人！吃不吃不要緊……就是

吃口鹹菜……我也不吃那……羊……身……上……的……」

「可是有二爺，我問你一件事……你喝酒用什麼酒壺喝呢？非用銅酒壺不可？」楊廚子的下巴舉得很高。

「什麼酒壺……還不一樣……」他又放下了筷子，把旁邊的錫酒壺格格的蹲了兩下：「這不是嗎……錫酒壺……喝的是酒……酒好……就不在壺上……哼！也不……年青的時候，就總愛……這個……錫酒壺……把牠擦得閃光湛亮……」

「我說有二爺……銅酒壺好不好呢？」

「怎麼不好……一擦比什麼都亮堂……」

「對了，還是銅酒壺好喔……哈……哈哈……」廚子笑了起來。他笑得在給我裝飯的時候，幾乎是搶掉了我的飯盤。

母親把下唇拉長着，她的舌頭往外邊吹一點風，有幾顆飯粒落在我的手上。

「哼！楊安……你笑我……不吃……羊肉，那真是吃不得；比方，我三個月就……沒有了娘……羊奶把我長大的……若不是……還活了六十多歲……」

楊安拍着膝蓋：「你真算是個有良心的人，爲人沒作過昧良心的事？是不是？我說，有二爺……」

「你們年青人，不信這話……這都不好……人要知道自家的來路……不好反回頭去倒咬一口……人要知恩報恩……說書講古上都說……比方羊……就是我的娘……不是……不是……我可活六十多歲？」他挺直了背脊，把那盤羊腸炒辣椒用筷子推開了一點。

吃完了飯，他退了出去，手裏拿着那沒有邊沿的草帽。沿着磚路，他走下去了，那泥污的，好像兩塊朽木頭似的……他的腳後跟隨着那掛在腳尖上的鞋片在磚路上拖拖着；而那頭頂就完全像個小鍋似的冒着氣。

母親跟那廚夫在起着高笑。

『銅酒壺……啊哈……還有椅墊子呢……問問他……他知道不知道？』楊廚夫，他的脖子上的那塊疤痕，我看也大了一些。

我有點害怕母親，她的完全露着骨節的手指，把一條很胖的鷄腿送到嘴上去，撕着，並且還露着牙齒。

又是一回母親打我，我又跑到樹上去，因為樹枝完全沒有了葉子，母親向我飛來的小石子差不多每顆都像小鑽子似的刺痛着我的全身。

『你再往上爬……再往上爬……拿杆子把你絞下來。』

母親說着的時候，我覺得抱在胸前的那樹幹有些顫了，因為我已經爬到了頂梢，差不多就要爬到枝子上去了。

『你這小貼樹皮，你這小妖精……我可真就算治不了你……』她就在樹下徘徊着……許多工夫沒有向我打着石子。

許多天，我沒有上樹，這感覺很新奇，我向四面望着，覺得只有我才比一切高了一點，街道上走着的人，車，附近的房子都在我的下面，就連後街上賣豆芽菜的那家的桅杆，我也和它一般高了。

『小死鬼……你滾下來不滾下來呀……』母親說着『小死鬼』的時候，就好像叫着我的名字那般平常。

『啊！怎樣的？』只要她沒有牢牢實實的抓到我，我總不十分怕她。

她一沒有留心，我就從樹幹跑到牆頭上去：『啊哈……看我站在什麼地方？』

『好孩子啊……要站到老爺廟的旗杆上去啦……』回答着我的，不是母親，是站在牆外的一個人。

『快下來……牆頭不都是踏壞了嗎？我去叫你媽來打你。』是有二伯。

『我下不來啦，你看，這不是嗎？我媽在樹根下等着我……』

『等你幹什麼？』他從牆下的板門走了進來。

「等着打我！」

「爲啥打你？」

「尿了褲子。」

「還說呢……還有臉？七八歲的姑娘……尿褲子……滾下來牆頭踏壞啦！」

他好像一隻豬在叫喚着。

「把她抓下來……今天我讓她認識認識我！」

母親說着的時候，有二伯就開始捲着褲脚。

我想：這是做什麼呢？

「好！小花子，你看着……這還無法無天啦呢……你可等着……」

等我看見他真的爬上了那最低級的樹叉，我開始要流出眼淚來，喉管感到特

別發漲。

「我要……我要說……我要說……」

母親好像沒有聽懂我的話，可是有二伯沒有再進一步，他就蹲在那很粗的樹叉上：

『下來……好孩子……不礙事的，你媽打不着你，快下來，明天吃完早飯二伯領你上公園……省得在家裏她們打你……』

他抱着我，從牆頭上把我抱到樹上，又從樹上把我抱下來。

我一邊抹着眼淚一邊聽着他說：

『好孩子……明天咱們上公園。』

第二天早晨，我就等在大門洞裏邊，可是等到他走過我的時候，他也並不向我說一聲：『走吧！』我從身後趕了上去，我拉住他的腰帶：

『你不說今天領我上公園嗎？』

『上什麼公園……去玩去吧！去吧……』只看着前面的道路，他並不看着我。

昨天說的話好像不是他。

後來我就掛在他的腰帶上，他搖着身子，他好像擺着貼在他身上的蟲子似的擺脫着我。

『那我要說，我說銅酒壺……』

他向四邊看了看，好像是嘆着氣：

『走吧？絆腳星……』

一路上他也不看我，不管我怎樣看中了那商店窗子裏擺着的小橡皮人，我也不能多看一會，因爲一轉眼……他就走遠了。等走在公園門外的板橋上，我就跑在他的前面。

『到了到了啊……』我張開了兩隻胳膊，幾乎自己要飛起來那麼輕快。

沒有葉子的樹，公園裏面的涼亭，都在我的前面招呼着我。一走進公園去，那跑馬戲的鑼鼓的聲音，就震着我的耳朵，幾乎把耳朵震聾了的樣子，我有點不辨方向了。我拉着有二伯煙荷包上的小圓葫蘆向前走。經過白色布棚的時候，我聽到裏面

喊着：

「怕不怕？」

「不怕。」

「敢不敢？」

「敢哪……」

不知道有二伯要走到什麼地方去？

棚棚戲，西洋景……耍猴的……耍熊瞎子的……唱木偶戲的。這一些我們都走過來了，再往那邊去，就什麼也看不見了。並且地上的落葉也厚了起來，樹葉子完全蓋着我們在走着的路徑。

「二伯！我們不看跑馬戲的？」

我把煙荷包上的小圓葫蘆放開，我和他距離開一點，我看着他的臉色：

「那裏頭有老虎……老虎我看過。我還沒有看過大象。人家說這騾馬戲班子

是有三四象：一匹大的兩匹小的，大的……大的……人家說，那鼻子，就只一根鼻子，比咱家燒火的叉子還長……」

他的臉色完全沒有變動。我從他的左邊跑到他的右邊，又從右邊跑到左邊：

「是不是呢？有二伯，你說是不是……你也沒見過？」

因為我是倒退着走，被一條露在地面上的樹根絆倒了。

「好好走！」他也並沒有拉我。

我自己起來了。

公園的末角上，有一座茶亭，我想他到這個地方來，他是渴了！但他沒有走進茶亭去，在茶亭後邊，有和房子差不多，是簾子搭起來的小房。

他把我領進去了，那裏邊黑洞洞的，最裏邊站着一個人，比畫着，還打着什麼竹板。有二伯一進門，就靠邊坐在長板凳上，我就站在他的膝蓋前，我的腿站得麻木了的時候，我也不能懂得那人是在幹什麼？他還和姑娘似的帶着一條辮子，他把腿伸

開了一隻，像打拳的樣子，又縮了回來，又把一隻手往外推着……就這樣走了一圈，接着又『叭』打了一下竹板。唱戲不像唱戲，耍猴不像耍猴，好像賣膏藥的，可是我也看不見有人買膏藥。

後來我就不向前邊看，而向四面看，一個小孩也沒有。前面的板凳一空下來，有二伯就帶着我升到前面去，我也坐下來，但我坐不住，我總想看那大象。

『二伯，咱們看大象去吧，不看這個。』

他說：『別鬧，別鬧，好好聽……』

『聽什麼，那是什麼？』

『他說的是關公斬蔡陽……』

『什麼關公哇？』

『關老爺，你沒去過關老爺廟嗎？』

我想起來了，關老爺廟裏，關老爺騎着紅色的馬。

「對吧！關老爺騎着紅色……」

「你聽着……」他把我的話截斷了。

我聽了一會還是不懂，於是我轉過身來，面向後坐着，還有一個瞎子，他的每一個眼珠上蓋着一個白泡。還有一個一條腿的人，手裏還拿着木杖。坐在我旁邊的人，那人的手包了起來，用一條布帶掛到脖子上去。

等我聽到『叭叭叭』的響了一陣竹板之後，有二伯還流了幾顆眼淚。

我是一定要看看大象的，回來的時候再經過白布棚我就站着不動了。

『要看，吃完晌飯再來看……』有二伯離開我慢慢的走着：『回去，回去吃完晌飯再來看。』

「不嗎！飯我不吃，我不餓，看了再回去。」我拉住他的煙荷包。

「人家不讓進，要買「票」的，你沒看見……那不是把門的人嗎？」

「那咱們不好也買「票」！」

「哪來的錢……買「票」兩個人要好幾拾吊錢。」

「我看見啦，你有錢，剛才在那棚子裏你不是還給那個人錢來嗎？」我貼到他的身上去。

「那才給幾個銅錢！多啦沒有，你二伯多啦沒有。」

「我不信，我看有一大堆！」我蹣着脚尖！掀開了他的衣襟，把手探進他的衣兜裏去。

「是吧！多啦沒有吧！你二伯多啦沒有，沒有進財的道……也就是個月七成的看個小牌，贏兩吊……可是輸的時候也不少。哼哼。」他看着拿在我手裏的五六個銅元。

「信了吧！孩子，你二伯多啦沒有……不能有……」一邊走下了木橋，他一邊說着。

那馬戲班子的喊聲還是那麼熱烈的在我們的背後反覆着。

有二伯在木橋下那圍着一羣孩子，抽籤子的地方也替我拋上兩個銅元去。我一伸手就在鐵絲上拉下一張紙條來，紙條在水盂裏面立刻變出一個通紅的『五』字。

「是個幾？」

「那不明明是個五嗎？」我用肘部擊撞着他。

「我那認得呀！你二伯一個字也不識，一天書也沒念過。」

回來的路上，我就不斷的吃着這五個糖球。

第二次，我看到有二伯偷東西，好像是第二年的夏天，因為那馬蛇菜的花，開得過於鮮紅，院心空場上的高草，長得比我的年齡還快，牠超過我了，那草場上的蜂子，蜻蜓，還更來了一些不知名的小蟲，也來了一些特殊的草種，牠們還會開着花，淡紫色的，一串一串的，站在草場中，牠們還特別的高，所以那花穗和小旗子一樣動蕩在草場上。

吃完了午飯，我是什麼也不做，專等着小朋友們來，可是他們一個也不來。於是我就跑到糧食房子去，因為母親在清早端了一個方盤走進去過。我想那方盤中……哼……一定是有點什麼東西？

母親把方盤藏得很巧妙，也不把它放在米櫃上，也不放在糧食倉子上，她把牠用繩子吊在房樑上了。我正在看着那奇怪的方盤的時候，我聽到板倉裏好像有耗子，也或者牆裏面有耗子……總之，我是聽到了一點響動……過了一會竟有了喘氣的聲音，我想不會是黃鼠狼子？我有點害怕，就故意用手拍着板倉，拍了兩下，聽聽就什麼也沒有了……可是很快又有什麼東西在喘氣……噝噝的……好像肺管裏面起着泡沫。

這次我有點暴躁：

「去什麼東西……！」

有二伯的胸部和他紅色的脖子從板倉伸出來一段……當時，我疑心我也許

是在看着木偶戲！但那頂窗透進來的太陽證明給我，被那金紅色液體的東西染着的正是有二伯尖長的突出的鼻子……他的胸膛在白色的單衫下面不能夠再壓制得住，好像小波浪似的在雨點裏面任意的跳着。

他一點聲音也沒有作，只是站着，站着……他完全和一隻受驚的公羊那般愚蠢！

我和小朋友們，捉着甲蟲，捕着蜻蜓，我們做這種事情，永不會厭倦。野草，野花，野的蟲子，牠們完全經營在我們的手裏，從早晨到黃昏。

假若是個晴好的夜，我就單獨留在草叢裏邊，那裏有閃光的甲蟲，有蟲子低微的吟鳴，有高草搖着的夜影。

有時我竟壓倒了高草，躺在上面，我愛那天空，我愛那星子……聽人說過的海洋，我想也就和這天空差不多了。

晚飯的時候，我抱着一些裝滿了蟲子的盒子，從草叢回來，經過糧食房子的旁

邊，使我驚奇的是有二伯還站在那裏，破了的窗洞口露着他發青的嘴角和灰白的眼圈。

「院子裏沒有人嗎？」好像是生病的人啞啞的喉嚨。

「有我媽在台階上抽煙。」

「去吧！」

他完全沒有笑容，他蒼白，那頭髮好像牆頭上跑着的野貓的毛皮。

飯桌上，有二伯的位置，那木凳上蹲着一匹小花狗。牠戲耍着的時候，那捲尾巴和那銅鈴完全引人可愛。

母親投了一塊肉給牠。歪脖的廚子從湯鍋裏取出一塊很大的骨頭來……花狗跳到地上去，追了那骨頭發了狂，那銅鈴暴躁起來……

小妹妹笑得用筷子打着碗邊，廚夫拉起圍裙來擦着眼睛，母親却把湯碗倒翻在桌子上了。

『快拿……快拿抹布來，快……流下來啦……』她用手按着嘴，可是總有些飯粒噴出來。

廚夫收拾桌子的時候，就點起煤油燈來，我而向着菜園坐在門檻上，從門道流出來的黃色的燈光當中，砌着我圓頭的頭部和肩膀，我時時舉動着手，揩着額頭的汗水，每揩了一下，那影子也學着我揩了一下。透過我單衫的晚風，像是青藍色的河水似的清涼……後街，糴米店的胡琴的聲音也響了起來，幽遠的回音，東邊也在叫着，西邊也在叫着……日裏黃色的花變成白色的了，紅色的花，變成黑色的了。火一樣紅的馬蛇菜的花也變成黑色的了。同時，那盤結着牆根的野馬蛇菜的小花，就完全看不見了。

有二伯也許就踏着那些小花走去的，因為他太接近了牆根，我看着他……看着他……他走出了菜園的板門。

他一點也不知道，我從後面跟了上去。因為我覺得奇怪，他偷這東西做什麼呢？

也不好，也不好。

我追到了板門，他已經過了橋，奔向着東邊的高岡。高岡上的去路，寬宏而明亮。兩邊排着的門樓在月亮下面，我把牠們當成廟堂一般想像。

有二伯的背上那圓圓的小袋子我還看得見的時候，遠處，在他的前方，就起着狗叫了。

第三次我看見他偷東西，也許是第四次……但這也就是最後的一次。

他搗了大澡盆從菜園的邊上橫穿了過去，一些龍頭花被他撞掉下來。這次好像他一點也不害怕，那白洋鐵的澡盆剛剛的埋沒着他的頭部在呻叫。

並且好像大塊的白銀似的，那閃光照耀得我很害怕，我靠到牆根上去，我幾乎是發呆的站着。

我想：母親抓到了他，是不是會打他呢？同時我又起了一種佩服他的心情：『我

將來也敢和他這樣偷東西嗎？」

但我想：我是不偷這東西的，偷這東西幹什麼呢？這樣大，放到那裏母親也會捉到的。

但有二伯却頂着牠，像是故事裏銀色的大蛇似的走去了。

以後，我就沒有看到他再偷過。但我又看到了別樣的事情，那更危險，而且又常常發生，比方我在高草中正捏住了蜻蜓的尾巴……鼓冬……板牆上有一塊大石頭似的拋了過來，蜻蜓無疑的是飛了。比方夜裏，我就不敢再沿着那道板牆去捉蟋蟀，因為不知什麼時候有二伯會從牆頂落下來。

丟了澡盆之後，母親把三道門都下了鎖。

所以小朋友們之中，我的蟋蟀捉得最少。因此我就怨恨有二伯：

「你總是跳牆，跳牆……人家蟋蟀都不能捉了！」

「不跳牆……說得好，有誰給開門呢？」他的脖子挺得很直。

「楊廚子開吧……」

「楊……廚子……哼……你們是家裏人……支使得動他……你二伯……」

「你不會喊叫他……叫他聽不着，你就不會打門……」我的兩隻手，向兩邊擺着。

「哼……打門……」他的眼睛用力往低處看去。

「打門再聽不着，你不會用腳踢……」

「踢……鎖上啦……踢他幹什麼！」

「那你就非跳牆不可，是不是跳也不輕輕跳，跳得那樣嚇人？」

「怎麼輕輕的？」

「像我跳牆的時候，誰也聽不着，落下來的時候，是蹲着……兩隻膀子張開……」我平地就跳了一下給他看。

「小的時候是行啊……老了，不行啦！骨頭都硬啦！你二伯比你大六十歲，那兒

還比得了？」

他嘴角上流下來一點點的笑來。右手拿抓着煙荷包，左手摸着站在旁邊的大白狗的耳朵……狗的舌頭舐着他。

可是我總也不相信，怎麼骨頭還會硬與不硬？骨頭不就是骨頭嗎？豬骨頭我也咬不動，羊骨頭我也咬不動，怎麼我的骨頭就和有二伯的骨頭不一樣？

所以，以後我拾到了骨頭，就常常彼此把牠們磕一磕。遇到同伴比我大幾歲的，或是小一歲的，我都要和他們試試，怎樣試呢？撞一撞拳頭的骨節，倒是軟多少硬多少？但總也覺不出來。若用力些就撞得很痛。第一次來撞的是啞巴——管事的女兒。起先她不肯，我就告訴她：

「你比我小一歲，來試試，人小骨頭是軟的，看看你軟不軟？」

當時，她的骨節就紅了，我想：她的一定比我軟。可是，看看自己的也紅了。

有一次，有二伯從板牆上掉下來，他摔破了鼻子。

「哼！沒加小心……一隻腿下來……一隻腿掛在牆上……哼！鬧個大頭朝下……」

他好像在嘲笑着自己，並不用衣襟或是什麼揩去那血，看起來，在流血的似乎不是他自己的鼻子，他挺着很直的背脊走向廂房去，血條一面走着，一面更多的畫着他的前襟。已經染了血的手是垂着，而不去按住鼻子。

廚夫歪着脖子站在院心，他說：

「有二爺，你這血真新鮮……我看你多摔兩個也不要緊……」

「哼！小夥子，誰也從年青過過！就不用挖苦……慢慢就有啦……」他的嘴還在血條裏面笑着。

過一會，有二伯裸着胸脯和肩頭，站在廂房門口，鼻子孔塞着兩塊小東西，他喊着：

「老楊……楊安……有單褂子借給穿穿……明天這件乾啦！就把你的脫下

來……我那件掉啦膀子。袂的送去做，還沒倒出工夫去拿……」他手裏抖着那件洗過的衣裳。

「你說什麼？」楊安幾乎是喊着：「你送去做，袂衣裳還沒倒出工夫去拿？有二爺真是忙人！衣服做都做好啦……拿一趟就沒有工夫去拿……有二爺真是二爺，將來要用個跟班的啦……」

我爬着梯子，上了廂房的房頂，聽着街上是有打架的，上去看一看。房頂上的風很大，我打着顫子下來了。有二伯還赤着臂膀站在檐下。那件濕的衣裳在繩子上拍拍的被風吹着。

點燈的時候，我進屋去加了件衣裳，很例外我看到有二伯單獨的坐在飯桌的屋子裏喝酒，並且更奇怪的是楊廚子給他盛着湯。

「我各自盛吧！你去歇歇吧……」有二伯和楊安爭奪着湯盆裏的勺子。

我走去看，酒壺旁邊的小碟子裏還有兩片肉。

有二伯穿着楊安的小黑馬褂，腰帶幾乎是束到胸脯上去。他從來不穿這樣小的衣裳，我看他不像個有二伯，像誰呢？也說不出來。他嘴在嚼着東西，鼻子上的小塞還會動着。

本來只有父親晚上回來的時候，才單獨的坐在洋燈下吃飯。在有二伯，就很新奇，所以我站着看了一會。

楊安像個彎腰的瘦甲蟲，他跑到客室的門口去……

『快看……』他歪着脖子：『都說他不吃羊肉……不吃羊肉……肚子太小，怕是脹破了……』三大盃羊湯喝完啦……完啦……哈哈……』他小聲的笑着，做着手勢，放下了門帘。

又一次，完全不是羊肉湯……而是牛肉湯……可是當有二伯拿起了勺子，楊安就說：

『羊肉湯……』

他就把勺子放下了，用筷子柵着盤子裏的炒茄子，楊安又告訴他：

「羊肝炒茄子。」

他把筷子去洗了洗，他自己到碗廚去拿出了一碟醬鹹菜，他還沒有拿到桌子上，楊安又說：

「羊……」他說不下去了。

「羊什麼呢……」有二伯看着他：

「羊……羊……唔……是鹹菜呀……噫！鹹菜裏邊說乾淨也不乾淨……」

「怎麼不乾淨？」

「用切羊肉的刀切的鹹菜。」

「我說楊安，你可不能這樣……」有二伯離着桌子很遠，就把碟子摔了上去，桌面過於光滑，小碟在上面呱呱的跑着，撞在另一個盤子上才停住。

「你楊安……可不用欺生……姓姜的家裏沒有你……你和我也是一樣，是

個外棵秧！年青人好好學……怪模怪樣的……將來還要有個後成……」

「噠呀呀！後成就算絕後一輩子吧……不吃羊腸……麻花舖子炸面魚，假腥氣……不吃羊腸，可吃羊肉……別裝扮着啦……」楊安的脖子因爲生氣直了一點。

「兔羔子……你他媽……陽氣什麼？」有二伯站起來向前走去。

「有二爺，不要動那樣大的氣……氣大傷身不養家……我說，咱爺倆都是跑腿子……說個笑話……開個心……」廚子噉噉的笑着：「那裏有羊腸呢……說着玩……你看你就不得了啦……」

好像站在公園裏的石人似的，有二伯站在地心。

「……別的我不生氣……鬧笑話，也不怕鬧……可是我就記諱這手……這不是好鬧笑話的……前年我不知道，吃過一回……後來知道啦，病啦半個多月……後來這脖子上生了一塊瘡算是好啦……吃一回羊肉倒不算什麼……就是心

裏頭放不下，總好像背了自己的良心……背良心的事不做……做了那後悔是受不住的。有二不吃羊肉也就是爲的這個……『喝了一口冷水之後，他還是抽煙。

別人一個一個的開始離開了桌子……

從此有二伯的鼻子常常塞着小塞，後來又說腰痛，後來又說腿痛。他走過院心，不像從前那麼挺直，有時身子向一邊歪着，有時用手拉住自己的腰帶……大白狗跟着他前後的跳着的時候，他躲閃着牠：

『去吧……去吧！』他把手梢縮在袖子裏面，用袖口向後掃擺着。

但他開始詛罵更小的東西，比方一塊磚頭打在他的腳上，他就坐下來，用手按住那磚頭，好像他疑心那磚頭會自己走到他腳上來的一樣。若當鳥雀們飛着時，有什麼髒污的東西落在他的袖子或是什麼地方，他就一面抖掉牠，一面對着那已經飛過去的小東西講着話：

「這東西……啊哈！會找地方，往袖子上掉……你也是個瞎眼睛，掉就往那個穿綢穿緞的身上掉！往我這掉也是白……窮跑腿子……」

他擦淨了袖子，又向他頭頂上那塊天空看了一會，才從新走路。

板牆下的蟋蟀沒有了，有二伯也好像不再跳板牆了。早晨廚子挑水的時候，他就跟着水桶通過板門去，而後向着井沿走，就坐在井沿旁的空着的碾盤上。差不多每天我拿了鑰匙放小朋友們進來時，他總是在碾盤上招呼着：

「花子……等一等你二伯……」我看他像鴨子在走路似的。「你二伯真是不行了……眼看着……眼看着孩子們往這面來，可是你二伯就追不上……」

他一進了板門，又坐在門邊的木檯上。他的一隻腳穿着襪子，另一隻的腳趾細了一段麻繩，他把麻繩抖開，在小布片下面，那腫脹的腳趾上還腐了一小塊，好像茄子似的腳趾，他又把牠包札起來。

「今年的運氣十分不好……小毛病緊着添……」他取下來咬在嘴上的麻

繩。

以後當我放小朋友進來的時候，不是有二伯招呼着我，而是我招呼着他。因爲關了門，他再走到門口，給他開門的人也還是我。

在碾盤上不但坐着，他後來就常常睡覺，他睡得就像完全沒有了感覺似的，有一個花鴨子伸着脖頸啄着他的脚心，可是他沒有醒，他還是把脚伸在原来的地方。碾盤在太陽下閃着光，他像是睡在圓鏡子上邊。

我們這些孩子們拋着石子和飛着沙土，我們從板門衝出來，跑到井沿上去，因爲井沿上有更多的石子，我把我的衣袋裝滿了牠們，我就蹲在碾盤後和他們作戰，石子在碾盤上『叭』叭，好像還冒着一道煙。

有二伯，閉着眼睛，忽然抓了他的煙袋。

『王八蛋，幹什麼……還敢來……還敢上……』

他打着他的左邊和右邊，等我們都集攏來看他的時候，他才坐起來。

『……媽的……做了一個夢……那條道上的狗真多……連小狗崽也上來啦……讓我幾烟袋鍋子就全數打了回去……』他揉一揉手骨節，嘴角上流下笑來：『媽的……真是那麼個滋味……做夢狗咬啦呢……醒啦還有點疼……』

明明是我們打來的石子，他說是小狗崽，我們都爲這事吃驚而得意。跑開了，好像散開的雞羣，吵叫着，展着翅膀。

他打着呵欠：『呵……呵呵……』在我們背後像小驢子似的叫着。我們回頭看他，他和要吞食什麼一樣，向着太陽張着嘴。

那下着毛毛雨的早晨，有二伯就坐到碾盤上去了。楊安擔着水桶從板門來來往往的走了好幾回……楊安鎖着板門的時候，他就說：

『有二爺子這幾天可真變樣……那神氣，我看幾天就得進廟啦……』我從板縫往西邊看看，看不清是有二伯，好像小草堆似的，在雨裏邊澆着。

『有二伯……吃飯啦！』我試着喊了一聲。

回答我的，只是我自己的回響：『嗚嗚』的在我的背後傳來。

『有二伯，吃飯啦！』這次把嘴唇對準了板縫。

可是回答我的又是『嗚嗚。』

下雨的天氣永遠和夜晚一樣，到處好像空瓶子似的，隨時被吹着隨時發着響。

『不用理他……』母親在開窗子：『他是找死……你爸爸這幾天就想收拾他呢……』

我知道這『收拾』是什麼意思：打孩子們叫『打』，打大人就叫『收拾』。

我看到一次，因為看紙牌的事情，有二伯被管事的『收拾』了一回。可是父親，我還沒有看見過，母親向楊廚子說：

『這幾年來，他爸爸不屑理他……總也沒在他身上動過手……可是他的驕毛越長越長……賤骨頭，非得收拾不可……若不然……他就不自在。』

母親越說『收拾』我就越有點害怕，在什麼地方『收拾』呢？在院心，管事的

那回可不是在院心，是在廂房的炕上。那麼這回也要在廂房裏！是不是要拿着燒火的叉子？那回管事的可是拿着。我又想起來小啞巴，小啞巴讓他們踏了一腳，手指差一點沒有踏斷。到現在那小手指還不是彎着嗎？

有二伯一面敲着門一面說着：

『大白……大白……你是沒心肝的……你早晚……』等大白狗從板牆跳出去，他又說：『去……去……去……』

『開門！沒有人嗎？』

我要跑去的時候，母親按住了我的頭頂：『不用你顯勤快！讓他站一會吧，不是吃他飯長的……』

那聲音越來越大了，真是好像用腳踢着。

『沒有人嗎？』每個字的聲音完全喊得一平。

『人倒是有，倒不是侍候你的……你這份老爺子不中用……』母親的說話，

不知有二伯聽到沒有聽到？

但那板門暴亂起來：

『死絕了嗎？人都死絕啦……』

『你可不用假裝瘋魔……有二，你罵誰呀……對不住你嗎？』母親在廚房裏叫着：『你的後半輩吃誰的飯來的……你想想，睡不着覺思量思量……有骨頭，別吃人家的飯？討飯吃，還嫌酸……』

並沒有回答的聲音，板牆隆隆的響着，等我們看到他，他已經是站在牆這邊了。

『我……我說……四妹子……你二哥說的是楊安，家裏人……我是不說的……你二哥，沒能耐不是假的，可是吃這碗飯，你可也不用委曲……』我奇怪要打架的時候，他還笑着：『有四兄弟在……算賬咱們和四兄弟算……』

『四兄弟……四兄弟屑得跟你算……』母親向後推着我。

『不屑得跟你二哥算……哼！那天咱們就算算看……那天四兄弟不上學堂

……咱們就算算看……」他呼呼的，好像水洗過的小瓦盆似的沒有邊沿的草帽切着他的前額。

他走過的院心上，一個一個的留下了泥窩。

「這死鬼……也不死……脚爛啦！還一樣會跳牆……」母親像是故意讓他聽到。

「我說四妹子……你們說的是你二哥……哼哼……你們能說出口來？我死……人不好那樣，誰都是爹娘養的，吃飯長的……」他拉開了廂房的門扇，就和拉着一片石頭似的那樣用力，但他並不走進去。「你二哥，在你家住了三十多年……那一點對不住你們；拍拍良心……一根草棍也沒給你們糟踏過……唉……四妹子……這年頭……沒處說去……沒處說去……人心看不見……」

我拿着滿手的柿子，在院心滑着跳着跑到廂房去，有二伯在烤着一個溫暖的火堆，他坐得那麼剛直，和門旁那隻空着的大鑊子一樣。

「滾……鬼頭鬼腦的……幹什麼事？你們家裏頭盡是些耗子。」我站在門口還沒有進去，他就這樣的罵着我。

我想：可真是，不怪楊廚子說，有二伯真有點變了。他罵人也罵得那麼奇怪，盡是些我不懂的話，『耗子』、『耗子』與我有什麼關係！說牠幹什麼？

我還是站在門邊，他又說：

『王八羔子……兔羔子……窮命……狗命……不是人……在人裏頭缺點什麼……』他說的是一套一套的，我一點也記不住。

我也學着他，把鞋脫下來，兩個鞋底相對起來，坐在下面。

『你這孩子……人家什麼樣，你也什麼樣！看着葫蘆就畫瓢……那好的……新新的鞋子就坐……』他的眼睛就像鑊子上沒有燒好的小坑似的向着我。

『那你怎麼坐呢！』我把手伸到火上去。

『你二伯坐……你看看你二伯這鞋……坐不坐都是一樣，不要要啦！穿啦牠

二年整。」把鞋從身下抽出來，向着火看了許多工夫。他忽然又生起氣來……

「你們……這都是天堂的呀……你二伯像你那大……靡穿過鞋……那來的鞋呢？放豬去，拿着個小鞭子就走……一天跟着太陽出去……又跟着太陽回來……帶着兩個飯團就算是晌飯……你看看你們……饅頭乾糧，滿院子滾我若一掃院子就準能檢着幾個……你二伯小時候連饅頭邊都……都摸不着哇！如今……連大白狗都不去吃啦……」

他的這些話若不去打斷他，他就會永久說下去：從幼小說到長大，再說到鍋台上的瓦盆……再從瓦盆回到他幼年吃過的那個飯團上去。我知道他又是這一套，很使我起反感，我討厭他，我就把紅柿子放在火上去燒着，看一看燒熟是個什麼樣？

「去去……那有你這樣的孩子呢？人家烘點火暖暖……你也必得弄滅牠……去，上一邊去燒去……」他看着火堆喊着。

我穿上鞋就跑了，房門是開着，所以那罵的聲音很大：

「鬼頭鬼腦的，幹些什麼事？你們家裏……盡是些耗子……」

有二伯和後園裏的老茄子一樣，是灰白了，然而老茄子一天比一天靜默下去，好像完全任憑了命運。可是有二伯從東牆罵到西牆，從掃地的掃帚罵到水桶……而後他罵着他自己的草帽……

「……王八蛋……這是什麼東西……去你的吧……沒有人心！夏不遮涼冬不抗寒……」

後來他還是把草帽戴上，跟着楊廚子的水桶走到井沿上去，他並不坐到石碾上，跟着水桶又回來了。

「王八蛋……你還算個牲口……你黑心粒……」他看看牆根的豬說。

他一轉身又看到了一羣鴨子：

「那天都殺了你們……一天到晚呱呱的……他媽的若是個人，也是個閒人都殺了你們……別享福……吃得溜溜胖……溜溜肥……」

後園裏的葵花子，完全成熟了，那過重的頭柄幾乎折斷了牠自己的身子。玉米有的只帶了葉子站在那裏，有的還掛着稀少的玉米棒。黃瓜老在架上了，赫黃色的，麻裂了皮，有的束上了紅色的帶子，母親規定了牠們：來年做爲種子。葵花子也是一樣，在牠們的頸間也有的是掛了紅布條。只有已經發了灰白的老茄子還都自由的吊在枝棵上，因爲牠們的內面，完全是黑色的子粒，孩子們既然不吃牠，廚子也總不採牠。

只有紅柿子紅得更快，一個跟着一個，一堆跟着一堆。好像搗衣裳的聲音，從四面八方傳來了一樣。

有二伯在一個清涼的早晨，和那搗衣裳的聲音一道倒在院心了。

我們這些孩子們圍繞着他，鄰人們也圍繞着他。但當他爬起來的時候，鄰人們又都向他讓開了路。

他跑過去，又倒下來了。父親好像什麼也沒做，只在有二伯的頭上拍了一下。

照這樣做了好幾次，有二伯只是和一條捲蟲似的滾着。

父親却和一部機器似的那麼靈巧。他讀書看報時的眼鏡也還戴着，他又着腿，有二伯來了的時候，我看見他的白綢衫的襟角很和諧的抖了一下。

『有二……你這小子混蛋……一天到晚，你罵什麼……有吃有喝，你還要拚命……你個祖宗的！』

有二伯什麼聲音也沒有。倒了的時候，他想法子爬起來，爬起來，他就向前走着，走到父親的地方，他又倒了下來。

等他再倒了下來的時候，鄰人們也不去圍繞着他。母親始終是站在台階上。楊安在柴堆旁邊，胸前立着竹箒……鄰家的老祖母在板門外被風吹着她頭上的藍色的花。還有管事的……還有小啞巴……還有我不認識的人，他們都靠到牆根上去。

到後來有二伯枕着他自己的血，不再起來了，腳趾上札着的那塊麻繩脫落在

旁邊，煙荷包上的小圓葫蘆，只留了一些片沫在他的左近。雞叫着，但是跑得那麼遠……只有鴨子來啄食那地上的血液。

我看到一個綠頭頂的鴨子和一個花脖子的。

冬天一來了的時候，那榆樹的葉子，連一棵也不能夠存在，因為是一棵孤樹，所有從四面來的風，都搖得到牠。所以每夜聽着火爐蓋上茶壺嚦嚦的聲音的時候，我就從後窗看着那棵大樹，白的，穿起了鵝毛似的……連那頂小的枝子也胖了一些。太陽來了的時候，榆樹也會閃光，和閃光的房頂，閃光的地面一樣。

起初，我們是玩着堆雪人，後來就厭倦了，改為拖狗爬犁了，大白狗的脖子上每天束着繩子。楊安給我們做起來的爬犁。起初，大白狗完全不走正路，牠往狗窩裏面跑，往廚房裏面跑。我們打着牠，終於使牠習慣下來，但也常常兜着圈子，把我們全數扣在雪地上。牠每這樣做了一次，我們就一天不許牠吃東西，嘴上給牠掛了龍頭。

但這牠又受不慣，總是鬧着，叫着……用腿抓着雪地，所以我們把牠束到馬樁子上。

不知爲什麼？有二伯把牠解了下來，他的手又顫顫得那麼厲害。

而後他把狗牽到廂房裏去，好像牽着一匹小馬一樣……

過了一會出來了，白狗的背上壓着不少東西：草帽頂，銅水壺，豆油燈碗，方枕頭，團蒲扇……小圓筐……好像一輛搬家的小車。

有二伯則挾着他的棉被。

「二伯！你要回家嗎？」

他總常說「走走」。我想「走」就是回家的意思。

「你二伯……：：：」那被子流下來的棉花一塊一塊的沾污了雪地，黑灰似的在雪地上滾着。

還沒走到板門，白狗就停下了，並且打着，他有些牽不住牠了。

「你不走嗎？……大白……」

我取來鑰匙給他開了門。

在井沿的地方，狗背上的東西，就全都弄翻了。在石礮上擺着小圓筐和銅茶壺這一切。

「有二伯……你回家嗎？」若是不回家爲什麼帶着這些東西呢！

「嗯……你二伯……」

白狗跑得很遠的了。

「這兒不是你二伯的家，你二伯別處也沒有家。」

「來……」他招呼着大白狗：「不讓你背東西……就來吧……」

他好像要去抱那狗似的張開了兩臂。

「我要等到開春……就不行……」他拿起了銅水壺和別的一切。

我想他是一定要走了。

我看着遠處白雪裏邊的大門。

但他轉回身去，又向着板門走了回來，他走動的時候，好像肩上擔着水桶的人一樣，東邊搖着，西邊搖着。

『二伯，你是忘下了什麼東西？』

但回答着我的，只有水壺蓋上的銅環……咯鈴鈴咯鈴鈴……

他是去牽大白狗吧？對這件事我很感到趣味，所以我拋棄了小朋友們，跟在有二伯的背後。

走到廂房門口，他就進去了，戴着龍頭的白狗，他像沒有看見牠。

他是忘下了什麼東西？

但他什麼也不去拿，坐在炕沿上，那所有的全套的零碎完全照樣在背上和胸上壓着他。

他開始說話的時候，連自己也不能知道我是已經向着他的旁邊走去。

「花子！你關上門……來……」他接着從身上退下來的東西……「你來看！」

我看到的是些什麼呢？

掀起簾子來，他抓了一把：

『就是這個……』而後他把穀粒拋到地上：『這不明明是往外攆我嗎……』

腰疼……腿疼沒有人看見……這炕暖倒記住啦！說是沒有米吃，這穀子又潮濕

……墊在這炕下燂幾天……十幾天啦……一寸多厚……燒點火還能熱上來

……噯……想是等到開春……這衣裳不抗風……』

他拿起掃帚來，掃着窗櫺上的霜雪，又掃着牆壁：

『這是些什麼？吃糖可就不用花錢？』

隨後他燒起火來，柴草就着在皂口外邊，他的鬍子上小白冰溜變成了水，而我

的眼睛流着淚……那煙遮沒了他和我。

他說他七歲上被狼咬了一口，八歲上被驢子踢掉一個腳趾……我問他：

「老虎，真的，山上的你看見過嗎？」

他說：『那倒沒有。』

我又問他：

「大象你看見過嗎？」

而他不說到這上面來。他說他放牛放了幾年，放豬放了幾年……

「你二伯三個月沒有娘……六個月沒有爹……在叔叔家裏住到整整七歲，

就像你這麼大……」

「像我這麼大怎麼的呢？」他不說到狼和虎我就不願意聽。

「像你那麼大就給人家放豬去啦吧……」

「狼咬你就是像我那大咬的咬完啦，你還敢再上山不敢啦……」

「不敢，哼……在自家裏是孩子……在別人就當大人看……不敢……不敢……不敢……」

……回家去……你二伯也是怕呀……爲此哭過一些……好打也挨過一些……」

我再問他：『狼就咬過一回？』

他就不說狼，而說一些別的：又是那年他給人家當過喂馬的……又是我爺爺怎麼把他領到家裏來的……又是什麼五月裏櫻桃開花啦……又是：『你二伯前些年也想給你娶個二大娘……』

我知道他又是從前那一套，我衝開了門站在院心去了。被煙所傷痛的眼睛什麼也不能看了，只是流着淚……

但有二伯攤在火堆旁邊，幽幽的起着哭聲……

我走向上房去了，太陽晒着我，還有別的白色的閃光，牠們都來包圍了我；或是前面迎接着，或是從後面迫趕着。我站在台階上，向四面看看，那麼多純白而閃光的房頂！那麼多閃光的樹枝！牠們好像白石形成的珊瑚樹似的，站在一些房子中間。

有二伯的哭聲更高的時候，我就對着這眼前的一切更愛：牠們多麼接近，比

方雪地是踏在我的脚下，那些房頂和樹枝就是我的鄰家太陽雖然遠一點，然而也來照在我的頭上。

春天，我進了附近的小學校。

有二伯從此也就不見了。

九月四日，一九三六年，東京

紅的菓園

五月一開頭這菓園就完全變成了深綠。在寂寞的市梢上，游人也漸漸增多起來。那河流的聲音，好像啞了去，交組着的是樹聲，蟲聲和人語的聲音。

園前切着一條細長的閃光的河水，園後，那白色樓房的中學裏邊常常有鋼琴的聲音在夜晚散布到這未熟的菓子們的中間。

從五月到六月，到七月，甚至於到八月，這園子才荒涼下來。那些樹，有的在三月裏開花，有的在四月裏開花，但，一到五月，這整個的園子就完全是綠色的了，所有的菓子就在這期間肥大了起來。後來，菓子開始變紅，後來全紅，再後來——七月裏——菓子們就被看園人完全摘掉了，再後來，就是看園人開始掃着那些從樹上自己落下的黃葉的時候。

園子在風聲裏而又收拾起來了。

但那沒有和菓子一起成熟的戀愛，繼續到九月也是可能的。

園後那學校的教員室裏的男子的戀愛，雖然沒有完結，也就算完結了。

他在教員休息室裏也看到這園子，在教室裏站在黑板前面也看到這園子，因此他就想到那可怕的白色的冬天。他希望剛走去了的冬天接着再來，但那是不能。

菓園一天一天的在他的旁邊成熟，他嗅到菓子的氣味就像坐在園裏的一樣。他看見菓子從青色變成紅色就像拿在手裏看得那麼清楚。同時園門上插着的那張旗子，也好像更鮮明了起來，那黃黃的顏色使他對着那旗子起着一種生疏，反感和沒有習慣的那種感覺。所以還不等菓子紅起來，他就把他的窗子換上了一張藍色的窗圍。

他怕那菓子會一個一個的透進他的房裏來，因此他怕感到什麼不安。

菓園終於全紅起來了，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差不多三個禮拜園子還是紅的。

他想去問問那看園子的人，菓子究竟要紅到什麼時候。但他一走上那去菓園的小路，他就心跳，好像園子在眼前也要顫抖起來。於是他背向着那紅色的園子擦擦眼睛，又順着小路回來了。

在他走上樓梯時，他的胸膛被幻想猛烈的攻擊了一陣：他看見她就站在那小道上，蝴蝶在她旁邊的青草上飛來飛去。『我在這裏……』他好像聽到她的喊聲似的那麼震動。他又看到她等在小夾樹道的木凳上，他還回想着，他是跑了過去的，把她牽住了，於是聲音和人影一起消滅到樹叢裏去了。他又想到通夜在園子裏走着的那景況……有時熱情來了的時候，他們和蟲子似的就靠着那樹叢接吻了。朝陽還沒有來到之前，他們的頭髮和衣裳就被夜露完全打濕了。

他在桌上翻開了學生作文的卷子，但那上面寫着些什麼呢？

『皇帝登極，萬民安樂……』

他又看看另一本，每一本開頭都有這麼一段……他細看時，那並不是學生們寫的，是用鉛字已經替學生們印好了的，他翻了所有的卷子，但鉛字是完全一樣。

他走過去，把藍色的窗圍放下來，他看到那已經熟識了的看園人在他的窗口下面掃着園地。

看園人說：「先生！不常過來園裏走走總也看不見先生呢！」

「嗯！」他點着頭：「怎麼樣市價還好？」

「不行啦。先生，你看……這不是嗎？」那人用竹帚的把柄指着太陽快要落下來的方向，那面飄着一些女人的花花的好像口袋一樣大的袖子。

「這年頭，不行了啊！不是年頭……都讓他們……讓那些東西們摘了去啦！……」他又用竹帚的把柄指着樹枝：「先生……看這裏……真的難以栽培，折的折，掉枝的掉枝……招呼她們不聽，又那敢招呼呢？人家是日本二大爺……」他又問：「女先生，那位，怎麼今年也好像總也沒有看見？」

他想告訴他：『女先生當××軍去了。』但他沒有說。他聽到了園門上旗子的響聲，他向着旗子的方向看了看，也許是什麼假日，園門來換了一張大的旗……黃色的……好像完全黃色的。

看園子的人已經走遠了，他的指甲還在敲着窗上的玻璃，他看着，他聽着，他對着這「園子」和「旗」起着興奮的情感，於是被敲着的玻璃更響了，假若游園的人經過他的窗下，也能夠聽到他的聲音。

一九三六、九月、東京

孤獨的生活

藍色的電燈，好像通夜也沒有關，所以我醒來一次看看牆壁是發藍的，再醒來一次，也是發藍的。天明之前，我聽到蚊蟲在帳子外面嗡嗡嗡嗡的叫着，我想，我該起來了，蚊蟲都吵得這樣熱鬧了。

收拾了房間之後，想要作點什麼事情。這點，日本與我們中國不同，街上雖然已經響着木履的聲音，但家屋仍和睡着一般的安靜。我拿起筆來，想要寫點什麼，在未寫之前必得要先想，可是這一想，就把所想的忘了！

爲什麼這樣靜呢？我反倒對着這安靜不安起來。

於是出去，在街上走走，這街也不和我們中國的一樣，也是太靜了，也好像正在睡覺似的。

於是又回到了房間，我仍要想我所想的；在蓆子上面走着，吃一根香煙，喝一盃冷水，覺得已經差不多了，坐下來吧！寫吧！

剛剛坐下來，太陽又照滿了我的桌子。又把桌子換了位置，放在牆角去，牆角又沒有風，所以滿頭流汗了。

再站起來走走，覺得所要寫的，越想越不應該寫，好，再另計劃別的。

好像疲乏了似的，就在蓆子上面躺下來，偏偏簾子上有一個蜂子飛來，怕牠刺着我，起來把牠打跑了。剛一躺下，樹上又有一個蟬開頭叫起。蟬叫倒也不算奇怪，但只一個，聽來那聲音就特別大，我把頭從窗子伸出去，想看看，到底是在那一棵樹上？可是鄰人拍手的聲音，比蟬聲更大，他們在笑了。我是在看蟬，他們一定以為我是在看他們。

於是穿起衣裳來，去吃中飯。經過華的門前，她們不在家，兩雙拖鞋擺在木箱上面。她們的女房東，向我說了一些什麼，我一個字也不懂，大概也就是說她們不在家。

的意思。日本食堂之類，自己不敢去，怕人看成個阿墨林。所以去的是中國飯館，一進門，那個戴白帽子的就說：

『伊拉瞎伊麻絲……』

這我倒懂得，就是『來啦』的意思。既然坐下之後，他仍說的是日本話。於是我跑到廚房去，對廚子說了：『要吃什麼，要吃什麼。』

回來又到華的門前看看，還沒有回來，兩雙拖鞋仍擺在木箱上。她們的房東又不知向我說了些什麼！

晚飯時候，我沒有去找她們，出去買了東西回到家裏來吃，照例買的麵包和火腿。

吃了這些東西之後，着實是寂寞了。外面打着雷，天陰得混混沉沉的了。想要出去走走，又怕下雨，不然，又是比日裏還要長的夜，又把我留在房間裏了。終於拿了雨衣，走出去了，想要逛逛夜市，也怕下雨，還是去看華吧！一邊帶着失望一邊向前走着，

結果，她們仍是沒有回來，仍是看到了兩雙拖鞋，仍是聽到了那房東說了些我所不懂的話語。

假若，再有別的朋友或熟人，就是冒着雨，我也要去找他們，但實際是沒有的。只好照着原路又走回來了。

現在是下着雨，桌子上的書，除掉水滸之外，還有一本胡風譯的山靈，水滸我連翻也不想翻，至於山靈，就是抱着我這一種心情來讀，有意義的書也讀壞了。

雨一停下來，穿着街燈的樹葉好像螢火似的發光，過了一些時候，我再看樹葉時，那就完全漆黑了。

雨又開始了，但我的周圍仍是靜的，關起了窗子，只聽到屋瓦滴滴的響着。我放下了帳子，打開藍色的電燈，並不是準備睡覺，是準備看書了。

讀完了山靈上聲的那篇，雨不知道已經停了多久了？那已經啞了的權龍八，他對他自己的不幸，並不正面去惋惜，他正爲着剷除這種不幸才來幹這樣的事情的。

已經啞了的丈夫，他的妻來接見他的時候，他把手放在嘴唇前而擺來擺去，接着他的臉就紅了，當他紅臉的時候，我不曉得那是什麼心情激動了他？還有他在監房裏讀着速成國語讀本的時候，他的伙伴都想要說：「你話都不會說，還學日文幹什麼！」

在他讀的時候，他只是聽到像是蒸氣從喉嚨漏出來的一樣。恐怖立刻浸着他，他慌忙的按了監房裏的報知機，等他把人喊了來，他又不說什麼，只是在嘴的前面搖着手。所以看守罵他：「爲什麼什麼也不說呢？混蛋！」

醫生說他是「聲帶破裂」，他才曉得自已一生也不會說話了。

我感到了藍色燈光的不足，於是開了那隻白燈泡，準備再把山靈讀下去。我的四面雖然更靜了，等到我把自己也忘掉了時，好像我的周圍也動蕩了起來。

天還未明，我又讀了三篇。

王四的故事

紅眼睛的，走路時總愛把下巴抬得很高的王四，只要他一走進院門來，那沿路的草莖或是孩子們丟下來的玩物，就塞滿了他的兩隻手。有時他把拾到了的銅元塞到耳洞裏：

「他媽的……是誰的呀？快來拿去！若不快些來，它就要攢到我的耳朵不出來啦……」他一面搖着那尖頂的草帽一邊蹲下來。

孩子們搶着銅元的時候，撕痛了他的耳朵。

「啊哈！這些小東西們，他媽的，不拾起來，誰也不要，看成一塊爛泥土，拾起來，就都來啦！你也要，他也要……好像一塊金寶啦……」

他仍把下巴抬得很高，走進廚房去。他住在主人家裏十年或者也超出了。但在

他的感覺上，他一走進這廚房就好像走進他自己的家裏那麼一種感覺，也好像這廚房在他管理之下不止十年或二十年，已經覺察不出這廚房是被他管理的意思，已經是他的所有了！這廚房，就好像從主人的手裏割給了他似的。

……碗櫥的二層格上扣着幾隻碗和幾隻盤子，三重格上就完全是藍花的大海碗了。至於最下一層，那些瓦盆，那一個破了一個邊，那一個盆底出了一道紋，他都記得清清楚楚。

有時候吃完晚飯在他洗碗的時候，他就把燈滅掉，他說是可以省下一些燈油。別人若問他：

『不能把傢俱碰碎啦？』

他就說：

『也不就是一個碗櫥嗎？好大一塊事情……碗櫥裏那個角落爬着個螻蛄，伸手就摸到……那是有方向的，有尺寸的……耳朵一聽嗎！就知道多遠了。』

他的生活就和溪水上的波浪一樣：安然，平靜，有規律。主人好像在幾年前已經不叫他「王四」了。叫他「四先生」從這以後，他就把自己看成和主人家的人差不多。

但，在吃飯的時候，總是最末他一個人吃，支取工錢的時候，總是必須拿着手摺。有一次他對少主人說：

『我看手摺……也用不着了吧！這些年……還用畫什麼押？都是一家人一樣，誰還信不着誰……』

他的提議並沒有被人接受。再支工錢時，仍是拿着手摺。

『唉……這東西，放放倒不佔地方，就是……哼……就是這東西不同別的，是銀錢上的……掛心是真的。』

他展開了行李，他看看四面有沒有人，他的樣子簡直像在偷東西。

『哼！好啦！』他自己說，一面用手壓住褥子的一角，雖然手摺還沒有完全放好，

但他的習慣是這樣，到夜深，再取出來，把它換個地方，常常是塞在枕頭裏邊。十幾年他都是這樣保護着他的手摺。手摺也換過了兩三個，因為都是畫滿了押，蓋滿了圖章。

另外一次，他又去支取工錢，少主人說：

「王老四……真是上了年紀……眼睛也花了，你看，你把這押畫在什麼地方去了呢？畫到線外去呢？畫到上次支錢的地方去啦……」

王四拿起手摺來，一看到那已經歪到一邊去的押號，他就哈哈的張着嘴。「他媽……」他剛想要說，可是想到這是和少主人說話，於是停住了。他站在少主人的一邊，想了一些時候，把視線經過了鼻子之後，四面掃了一下，難以確定他是在看什麼？「王老四」……不是多少年就「四先生」了嗎？怎麼又「王老四」呢？」

他走進廚房去，坐在長桌的一頭，一面喝着燒酒，一面想着：「這可不對……」他隨手把青辣椒在醬碗裏觸了觸：「他媽的……」好像他罵着的時候順便就把

辣椒吃下去了。

多吃了幾盅燒酒的緣故，他覺得碗櫥也好像換了地方，米缸……水桶……甚
至連房樑上終年掛着的那塊臘肉也像變小了一些。他說：『不好……少主人也怕
變了心腸……今年一定有變。』于是又看了看手摺：

『若把手摺丟了，我看事情可就不好辦！沒有支過來的……那些前幾年就沒有支清的工錢就要……我看就要算不清。』這次他沒有把手摺塞進枕頭去，就放在腰帶上的荷包裏了。

王四好像真的老了，院子裏的細草，他不看見，下雨時，就在院心孩子們的車子他也不管了。夜裏很早他就睡下，早晨又起得很晚。牽牛花的影子，被太陽一個一個的印在紙窗上。他想了很遠，他想到了十多年前在山上伐木頭的時候……他就像又看到那白楊樹倒下來一樣……嘩嘩的……也好像聽到了鋸齒的聲音。他又想到在漁船上當水手的時候：那桅杆……那桅杆上掛着的大魚……真是銀魚一樣，

『他媽的……』他伸手去摸，只是手背在眼前劃了一下，什麼也沒有摸到。他又接着想：十五歲離開家的那年……在半路上遇到了野狗的那回事……他摸一摸小腿：『他媽的。這疤……』他確實的感覺到手下的疤了。

他常常檢點着自己的東西，應該不要的，就把它丟掉……破毯子和一雙破氈鞋，他向換破東西的人換了幾塊糖球來分給孩子們吃了。

他在掃院子的時候，遇到了棍棒之類，他就拿在手裏試一試結實不結實……有時他竟把棍子抗在肩上試一試挑着行李可夠長短？若遇到繩子之類，也總把它掛在腰帶上。

他一看那廚房裏的東西，總不像原來的位置，他就不願意再看上去似的。所以閒下來他就坐在井台旁邊去，一邊結起那些拾得的繩頭，就一邊算計着手摺上面的還存着的工錢的數目。

秋天的晚上，他聽到天空一陣陣的烏鴉的叫聲，他想：『烏也是飛來飛去的

……人也總是要移動移動……』於是他的下巴抬得很高，視線經過了鼻子之後，看到牆角上去了，正好他的眼睛看到牆角上掛的一張香烟牌子的大畫，他把它取下來，壓在行李下面。

着：
王四的眼睛更紅了，抬起來的下巴，比從前抬得更高了一些。後來他就總是想着：

『到漁船上去，還是到山上去，到山上去，怕是老伙伴還有呢！漁船，一時可怕找不到熟人，可不知道人家要不要……張帆……要快……』他站在蓆子上面，作着張帆的樣子，全身痠癢一般地的振搖着：

『還行嗎？』他自己問着自己。

河上漲水的那天，王四好像又感覺自己是變成和主人家的人一樣了。

他抗着主人家的包袱，抗着主人家的孩子，把他們送到高崗上去。

『老四先生……真是個力氣人……』他恍恍惚惚的聽着人們說的就是他，

後來他留一留意，那是真的……不只是『四先生』，還說『老四先生』呢！他想：『這是多麼被人尊敬啊！』於是他更快的跑着。直到那水漲得比腰還深的時候，他還是在水裏面走着。一個下午他也沒有停下來。主人們說：

『四先生，那些零碎東西不必着急去拿牠，要拿，明天慢慢的拿……』

他說：『那怎麼行？一夜不是讓人偷光的嗎？』他又不停的，來回的跑着。

他的手摺不知在什麼時候離開了他的荷包沉到水底去了。

他發現了自己的空荷包，他就想：『這算完了。』他就把頭頂也淹在水裏，那手摺是紅色的，可是他總也看不到那紅色的東西。

他說：『這算完了。』他站起來，向着高崗走過來。水濕的衣服，冰涼的黏住了皮膚，他抖擻着，他感到了異樣的寒冷，他看不清那站在高崗上屋前的人們。只聽到從那些人們傳來的笑聲：

『王四摸魚回來啦！』
『王四摸魚回來啦！』

一九三六，東京。